

## 下午三點半的聚會 / 湛有慈

奶奶住的公寓社區是老眷村改建的國宅大廈，平均住戶年齡超過六十歲，居住的老人比年輕人還多，一樓店面開設的藥房診所也比服飾小吃多，這樣的人口組成保留了社會高速發展下越不容易見到的光景，街坊鄰居會花上一整個下午坐在街角巷口閒聊，遇到迎面而來的人輕鬆就能憶起對方青春年華的種種：李奶奶精通日語，年輕的時候在「公學校」教過書；張奶奶的縫紉手藝全村最好，婆婆媽媽會拿著家庭代工鞋給「張老師」鑑定指導；秦奶奶的丈夫是軍官，出了名的嚴厲，教訓小孩的斥責聲經常響徹整個村子，小孩呀呀求饒的模樣總讓人心疼又好笑。

那是大家都還生活在同個眷村，左右鄰居尚熟知彼此的年代，幾十年過去，時間改變了不少東西，從矮平房到一層四戶的高樓，從年華少女到挺不直脊椎的皓首，人與人的互動像大樓般比鄰但保持距離。然而，奶奶在內的一群老友試圖與時間抗衡，他們延續過去聯絡情感的方式，好像在身體內建了一個提醒鬧鐘，到了每天下午三點半，大家就會紛紛集合到社區內的公園，一群一群圍坐曬太陽，有的拿扇子搧風趕蚊子，有的把腳橫跨在木椅上伸展。

入選獎

# 入選獎

我和自己約定每個月回家一次，希望把握奶奶九十好幾最後的年歲時光，我經常覺得珍惜時間最好的方式就是遺忘時間，陪著奶奶時，大多沒做什麼特別的事或去特別的地方，就是陪他看電視、吃飯、吃藥，經歷一天的例行日常，看似無所為又虛度，卻在那個當下戰勝了時間。每到下午三點半，我會推著奶奶到公園與老朋友會面，一路坐到天黑，因此夏天總多得幾些時光相聚。奶奶是老友之中少數沒有請看護的，陪著老人的多半不是自己的家人小孩，而是一張張來自陌生國度的臉孔，雖是異鄉人，講著不太流暢的中文，但他們有的與老人之間比血緣更像家人，比家人更了解自身的生活習慣，例如C棟的張奶奶每天堅持推著輪椅走兩圈公園才回家，H棟的方奶奶因為下肢血液循環不好，每三十分鐘久坐就得抬抬腳按摩腿部，這恐怕是身為兒子女兒都不一定知道，卻極為重要的事。

# 入選獎

在每日聚會的固定班底中，和奶奶住在同樓層的秦奶奶，軍官先生過世得早，一雙兒女也定居在美國生活，因此把照護責任託付給來自印尼爪哇的麗麗。麗麗從二十出頭就在國外闖蕩，先是在新加坡的都會大廈裡照顧小孩六年，後來輾轉到台灣，在台北照顧一位不良於行的阿嬤三年，接著才到台南照顧秦奶奶。秦奶奶一身拗拗脾氣，講話嗓門大，好似怕別人聽不清他說話一樣，奶奶總虧秦奶奶是以前聽先生吼久了，聽力受影響講話才那麼大聲。「麗麗！」每次聽秦奶奶叫麗麗的名字，不知道的人還以為麗麗是做錯事要被罵，但麗麗總笑笑地說：「阿嬤很有力氣」，不愧累積多年的照護經驗，果然很知道怎麼撫順老人家的毛，當秦奶奶開始嫌東嫌西時，麗麗就會像小孩撒嬌一樣，把頭湊向秦奶奶的肩窩，張大一雙水汪汪眼睛望著秦奶奶，這時秦奶奶會故作不耐煩的神情說「真受不了你耶」，嘴角卻已失守上揚。

# 入選獎

有時秦奶奶和麗麗的角色也會互換，有一回在超商遇到秦奶奶與麗麗，秦奶奶拄著拐杖卻抵擋不了地心引力召喚，背越駝越低，站在一旁的麗麗用鼻腔共鳴發出嗯的一聲，接著把腰桿挺直示範給秦奶奶看，秦奶奶馬上像被指責的小孩跟著麗麗動作。秦奶奶對外在環境容易敏感難耐，夏天坐在公園時老嫌天氣熱，抓著衣服領口來回搥動，這時麗麗會拿起扇子舒緩溽暑的黏膩；秦奶奶偶爾也會像小孩一樣耍賴挑食，但麗麗總耐心地把食物分成好咀嚼的細小碎塊，半哄半騙地讓秦奶奶吞嚥下肚。我經常看得自覺慚愧，因為就連和奶奶有血緣關係的我，也不見得有耐心去安撫經常比小孩還任性的老人。

# 入選獎

這場午後聚會，不只讓老人能緬懷舊時光，也讓這些遠赴他鄉的照護者，能聚在一起排解鄉愁。他們一天大部分的時間都和老人獨自窩在家裡，要不大眼乾瞪小眼，要不雞同鴨講說些彼此不見得聽懂的話，因此，每天有幾個小時的時間，能用自己的母語豪不費力地分享生活大小事，可能是他們一天之中最自在的時光。當老友間操著濃厚鄉音，共同憶起當年戰後來台灣的日子，不用擔心因口音或時代背景的差異而不被理解，同樣的，這些來到台灣討生活的移工，也在這個異地鄉土上找到能分享共通語言的人，他們會圍坐在老人身後，播著印尼流行歌曲，翻起手機裡一張張家常菜照片，巴東牛肉、燉豆子泥、炸蔬菜.....臉上難掩思念神情與笑容，他們也會分享彼此身上最新行頭，牛仔褲款型、鑲有水鑽的高跟拖鞋、襯托膚色的口紅顏色，以及如何在炎熱夏日保持不脫妝的秘訣.....此時的他們，得以短暫卸下照顧者的身份，他們是二十多歲在意流行時尚的女人，是想念母親拿手菜的孩子，是沉浸於愛戀甜蜜中的女朋友，他們會因人世間愛恨情仇而大笑流淚，會因長時間工作壓力而抱怨吐苦水，這時他們是活生生的人。

# 入選獎

老人是最懂得珍惜時間的人，才能幾十年仍維持聚會傳統，多見一天就戰勝時間一天，有時會聽聞誰缺席了聚會，如果只是住院維修，大夥還能笑笑鬧鬧，鬆口氣盼著他出來；也有人時候到了被菩薩召喚回去，這時候老友們只是靜默，對他們來說已經不稀奇了，畢竟送走的比留下的還多。隨著老人的離世，看護同樣也面臨轉換雇主或回國的離別，因此當老友感慨聚會越來越不易的同時，身後這群照顧者也同步領悟了別離和時間的殘酷，但我想是因為懂得，這場每日三點半的聚會，儘管只是一群人坐在樹下乘涼吹風，儘管聊天內容只是對生活的絮叨，一切都深刻且有意義了起來。因為每日的相聚，讓各自有力氣去面對反覆尋常的生活，無論是面對不斷老去不好使的身軀，還是來到幾千里外的異鄉照顧別人的家人，日常的難題因日常而解，在這個格格不入的時代及國度，因為這場下午三點半的聚會而得到了出口。